

巴達查里·雅著

飢餓

巴達查里雅著

飢

餓

馮金辛 郭開蘭譯

張夢麟校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饑 餓

巴達查里雅著
馮金辛 郭開蘭譯
張夢麟校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順城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151) 字數：192千

開本 31"×43" $\frac{1}{32}$ 印張 10 $\frac{9}{16}$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20000

定價(6) 1.01元

Bhabani Bhattacharya
SO MANY HUNGERS!

Hind Kitabs Ltd., Bombay. 1947.

定價一元零一分

第一章

說話的聲音，聽起來低聲下氣，一字一板的，一點也不激昂振奮。那個聲音太沒有生氣了，表達不出任何熱情，不帶任何火氣。但是，當時的情勢却突然來臨，逼着這個聲音來完成它的歷史使命，使它變得生動有力起來。拉霍爾分明知道，這位首相完全是爲時勢所迫，事不由己，心裏其實是不甘的。雖然如此，拉霍爾却仍舊聽得入神，聽得着迷，覺得那從遠處傳來的平板聲音，越過太空，彷彿正對着他的耳朵轟擊。他起了一種麻刺的感覺，麻到脊梁，麻到膝蓋窩裏。他全身沒有一處不緊張的。但是他一見一個披着紗麗的女人脚步緩慢地在走廊上走過的時候，便又從這緊張中擺脫出來，向門口衝去。

「媽！」拉霍爾舐了舐嘴唇，「是個男的還是個女的，媽？」

女人轉過身來，看見了他痛苦的表情。軟心腸的孩子啊！她的眼光溫暖地落在他的臉上。難道他真不能適應生活裏的殘酷嗎？

「什麼也還沒有呢，」她微微地搖搖頭說，顯得很鎮靜，「快了。陣痛的間歇不到十分鐘了。」

這幾句冷靜的話給了他一個打擊。他驚得往後一縮，只得連忙抓住門框。

「是要有厲害的陣痛的，這是照例要有的呀。再過半個鐘頭就好啦，拉霍爾，只要再過半個鐘頭，就什麼事都好好的了。那時你就會聽到你的心肝寶貝哇哇的哭聲了。」半個鐘頭，那簡直是幾世紀還不止哪！但他勉強鎮定下來，用愉快的想像來寬慰自己火燒似的心。

「她一生下來就要哭，是不是？」他的聲音似乎充滿了憧憬。他像是親眼看見自己的女兒，捏着小拳頭，只有初生嬰兒才有的那樣蜷着腿，哭得——這是她墮地後找到的新東西——小臉兒全都皺了起來。

看到兒子那麼孩子氣，母親微笑起來。「不錯，他一生下來，他的小拳頭一般的喉頭就要哇哇的叫。不過，拉霍爾，你要不把那個收音機關上，那就恐怕他哭你也聽不見。」他的眼光又飛回到那架收音機上。他留神聽了一會兒，輪廓清晰的臉變得聚精會神起來。

「她一生下來就碰到打仗！媽，你已經聽說過了把？」他轉過身去，聲調有點顫抖，跟着一個字一個字從他嘴裏蹦了出來。「過了多少世紀才成長起來的偉大民族就要捲入這場烈火了。那將是一場巨大的鬥爭，巨大的災難。但那也是值得的，要是它能够把企

圖勒死文明生活的惡魔剷除了的話。而她——噢，』他興奮得噎了一下——『而她可剛剛在這時候要出生。』

母親焦慮起來。『打仗？這麼說，已經打起來了？那麼，我們得趁食品店還不知道風聲的時候，先去買好米，買好油，再買上半年的糧食。物價會飛漲起來的。』她頓住了，回想以前的事。『真怪！你也是在打仗的時候生的，拉霍爾。你出生的時候正趕上那一次大殘殺開始。你是在——』

『媽，我沒有那樣巧，我是七月半①生的。』拉霍爾插嘴說。『遲了好幾個星期呢。你瞧瞧今天出世的這一個！』

母親又笑了一笑，繼續說道：『還得買糖，買衣裳。我記得早先那時候的情況。我們買不到英國貨，在我們自己的紗廠開工以前，連衣裳都沒有。我得爲你爹和你們弟兄倆弄到英國白斜紋布。還有罐頭奶油，罐頭魚。你們這些傢伙啊，口味真怪。孟加拉河裏的魚多得把河都塞住了。各種各樣的魚，大的，小的，全都有。可是你和庫納爾偏喜歡只長了一年大的罐頭魚，還那麼腥！』

正在想着高遠事情的兒子，對母親的這番處世之道可聽不進去。他的耳朵又聽起廣播來了。他那寬邊鏡框後面的眼睛顯得犀利而明亮。母親便轉過身子，順着走廊走去了。

『還沒有過三十年，大英帝國就又和德國二次交戰了——』

把這惡魔餵養得多好啊，因為沒有更厲害的反動矛頭了——拉霍爾沉思着，露出諷刺的神情。餵養得多好——用犧牲別國人民，你連知道也不知道的人民的自由來餵養。是的，他就是這樣用別人當犧牲去餵養——而現在，歷史是怎樣地嘲弄他啊！拉霍爾也充滿了嘲弄的心情，他嘴角朝下，嘴唇緊緊閉着，不出聲地在心裏暗自大笑。

即使他心裏已經瞥見了遠處的那一場大戰火，他的兩眼也還是充滿焦慮，看着那寬闊的大理石地面的走廊。這條走廊，從這間房門口通過，一直伸到通向樓上的灰綠色的鑲花樓梯口。一個女傭提着一桶熱氣騰騰的水走了過去。難道是——他的心砰砰地跳起來。不會的——半個鐘頭才只過了五分鐘呢。十分鐘痛一陣，隔得這樣緊，又是這樣厲害的痛法。遠在天亮的時候，這種情形他就已經看見過一次了，他好像給火燒了似的難受，但那時還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厲害……陣痛發作的時候，簡直像火燒着她的全身，使得她起初渾身緊做一團，接着就發抖，然後全身都垮了，好像成了碎片。她呻吟，精力盡了，她嚎叫，她氣喘，每叫一聲，每喘一下，臉上就是一陣汗——

『我們盼望每一個英國人都負起責任來。』

空中障礙在收音機裏突然發出爆炸似的聲音，拉霍爾心不在焉地轉動着電紐，隨着電紐的轉動，一下子是音樂聲，再一下子又是滔滔不絕的演講聲，最後撥到了彩森●電台。一個法西斯分子的刺耳的聲音正在恐嚇世界。拉霍爾臉上顯出滿臉的憎惡。一個偉大的國家在匪幫的教練之下，要來毀滅世界。戰爭成了它生存的必要條件，它就是這樣想法的，因為它害怕失敗，恐懼失敗。失敗主義在窒息着它。它以為在白骨壘壘的歐洲戰場上可以重新找回它的尊嚴。作夢！失敗——這才是德國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。讓英國的反動力量去摧毀它們的納粹弟兄吧。那時德國就能再生了。

英國呢，也一樣。本來英國已被自己的死硬派政客們推下了寡廉鮮恥的深坑，連體面都不顧了。這回它會從坑裏爬出來，洗淨身上的污泥，將會有新的開明的領導了——在這世界危急的時候，拉霍爾心裏就像這樣捉摸着。

不知哪兒，有門砰的一下關上了。他猛的一跳，關了收音機。原來是街門。他全身緊張地朝走廊衝了出去，只聽一聲『立定！』向他傳了過來。庫納爾大踏步走進來了。

他穿着法蘭絨衣褲，手裏拿着網球拍，一個細長的身段，運動家的體格。『敬禮！』他對自己發着命令，腳跟喀搭一聲靠攏，右手利落地舉了起來。

『哥哥，給你介紹介紹一個皇家軍官，騎兵軍官。』他放下手，降低了聲音說。『也許你還不知道這消息吧？在你學者的書齋裏，這些人間的瑣事——』

拉霍爾咧着嘴笑笑。

『我不知道？我知道的還不止這一點呢，庫納爾，今天舞台上的這些大角色——我都親眼見過。我聽到首相在議會裏的演講。關於印度問題的辯論。我也在柏林瞧見過人類的頭號敵人。我又在法國下議院裏——』

庫納爾搖搖手，彷彿他已經聽够了。

『你在歐洲四五年，這一點你佔了我的上風。洛滋●的板球賽；溫布爾頓●的網球賽；柏林的奧林匹克運動會。這一切人生的樂事你都見着了。運氣多好！現在輪到我啦。巴素上尉，率領他的裝甲先頭部隊，進攻齊格菲防線的一個堅強據點，消滅了敵人，他的戰功榮獲呈報——』

『我好像聽說巴素中尉是個騎兵軍官呀——』

『是巴素上尉，對不起。有本事的人會高升的呀——巴素上尉屬於機械化部隊，要

是在從前，他可能是個馬上英雄，如今，他可坐的是三十噸重的坦克了。哥哥，我一點不開玩笑。我就要去見我們大學軍訓隊的隊長北爾得少校。我相信，我可以得個一官半職的。我受過些訓練，不是嗎？我可以當個下級軍官什麼的。」

拉霍爾一聲不響，皺着眉頭在想心思。一向非常實際的庫納爾，立刻就作了決定，對於善惡是非等理論上的問題並不去操心。戰爭對他只是一場巨大的冒險。戰爭的目的是毋須計較的。庫納爾要是入了民主國家的軍隊，那只是湊巧。可是他拉霍爾呢，他對於什麼是更有價值的事情，心裏原有精密的計算的，現在他也感到這同樣的急不耐的衝動，想積極參加到這場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戰爭裏去——在過去的年月裏，他不是渴望着這種鬥爭嗎？

『我也許會參軍的——』他的語調很奇怪，像是在辯護！

『你？』庫納爾瞪着眼睛看他，搖搖頭。『噢，不成。一個偉大的天體物理學教授。劍橋的科學博士。而且——』

拉霍爾曉得他那句沒有說完的話是什麼。又有多少分鐘從這個半個鐘頭裏滴搭掉了

● 倫敦的板球場。

● 倫敦郊外的網球場。

呢？要是他能够到樓上的邊房裏去看看情形就好啦！蒙珠在她第五個月份上就消瘦起來了，就憔悴起來了。她需要吃點補藥，鈣。可是她不肯吃，她聽說，鈣對孩子的膚色有妨礙！於是她就一月一月地瘦了下來，她讓自己的精力慢慢消逝。噯噯，要是——拉霍爾難過起來——要是自己堅持叫她吃鈣片就好了！

『你有你的崗位。有一天，你會發現一種還不知道的太陽光線，或者是什麼星的光線吧？那時一種驚人的新理論就會由你闡明出來了。你準能成爲皇家學會的會員。』說到這裏，一股同情使他臉上彫像般的堅強線條柔和了下來。他走近一兩步。他比他哥哥要高兩吋。『你錯不了的，哥哥。不，你不能參軍。無論如何，嫂嫂也不會放你走。至於我，我要的是行動，冒險，飛黃騰達。想想看，若不是這個戰爭，我可能注定要坐辦公桌呢！爹早已在四處托情了。』他停了一下，仔細聽着。『他馬上就要到家了。剛才我騎自行車回來的時候，在街角趕過了他——我從來沒有看見他走得這樣快。他一定也聽到消息了。我得趕快溜之大吉。』他又停了一下，兩眼飛向樓梯，然後低聲說道：『小傢伙生下來的時候，替我祝福祝福。』

『那個丫頭——』拉霍爾心不在焉地說。戰爭退到腦後。他又想到蒙珠了。她呻吟着，眼裏掛滿了眼淚。就在今天的早晨，她還罵過他，那時她緊握着他的手，喘着氣，

『都是你不好。要是你當初告訴我不要有孩子就好了！』但她必須要有孩子。她的血液裏有着堅決要做母親的要求啊。

『哪個丫頭？』庫納爾低聲說，吃了一驚，隨即激動地喊了起來。『哥哥！』他抓住哥哥的肩膀，一邊搖着，一邊叫道：『你幹嗎不告訴我？小傢伙已經出世了！那太好了！我一直非常焦急。可憐的嫂嫂——』

這時，拉霍爾可真愛他的弟弟了。誰曾想到庫納爾會爲這種事情擔憂呢！他整天東跑西跑，追求着種種自己愛好的東西。家裏發生什麼事他是管也不管的。他也沒有時間來管——試想班納基正在練兵場上耀武揚威，大顯身手的時候，他怎麼能顧到家裏的瑣事呢？

『還沒有。只是我希望是個女兒。』他看到弟弟豎起眉毛，他就有些不好意思，笑了。『媽下樓來過，她說快了。』他的笑容收斂起來。『蒙珠沒有問題。她有好手照料着。只是，太痛苦——』

『我恨的就是痛苦，』庫納爾突然憤慨地說。『我恨女人受的痛苦。有痛苦叫男人們去受好啦，他們受得住。別讓女人——母親們，姊妹們，妻子們去受。』庫納爾突然停下來，對於自己這突然的發怒覺得有些狼狽。『爹來了，他可能又要教訓我了！』他揮

着網球拍，逃了出去。

爹將近五十歲，矮胖子，大四方臉上一對銳利的眼睛，剪得短短的花白頭髮，體格和兩個兒子一點也不像。他穿着不太合身的英國服裝——一件烏油油的羊駝呢上衣，打着黑色的蝴蝶結，下面穿的白斜紋布褲子，緊緊地繃在大肚子上，高高吊起，褲腳離腳踝還有一吋。一根沉甸甸的金鍊橫在胸前，閃閃發光。

『這麼說，打起來啦？』他慢慢地走上走廊，轉過身子。

『打起來了，』拉霍爾滿肚子意見，需要發表。『他們是給逼出來的。道義上的責任！哼，想用這句老生常談來揩掉慕尼黑的恥辱！事實是，納粹侵犯了帝國的神聖利益了。納粹又做起德皇的舊夢來了。』

『這是炸藥嘛！』父親搖搖頭說。『玩炸藥能玩多久呢？』他向前走去，到了走廊的盡頭又轉身走回來。『你看能打多久？』

『打到新的時代出現的時候，』拉霍爾銜口答了出來，彷彿在自言自語。『帝國主義戰爭就會變成思想戰爭，價值戰爭。死硬派們會不得不喊出他們自己所痛恨的口號，解放出它們自己最害怕的力量來。』

『那末是黃金還是鋼鐵呢？』薩馬芮德拉插嘴說，睜起眼睛。他也彷彿在自言自語。

拉霍爾盯着他看，莫名其妙起來。

『戰爭是兩樣都要消耗的——』

薩馬芮德拉不耐煩地搖搖頭。

『你不懂嗎？我說的是金條還是鋼鐵股票——我買哪一樣好？』他低聲而熱烈地說。『明天，股票市場就要發生大風暴了。多頭空前買進，有什麼買什麼，空頭一個也沒有。鋼鐵飛也似地暴漲，黃金也一樣——挑哪一種呢？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——』庫納爾由於某種原因而高興這個戰爭，父親由於另一種理由也高興這個戰爭。你也高興嗎？拉霍爾在心頭自己問自己。庫納爾要去當兵，父親要去買股票，母親要去買米和芥辣油，你呢？

半個鐘頭差不多快到了——這個想頭這時候壓倒了所有別的思緒。生死繫於一髮的這一瞬間就要來臨了。要是蒙珠有個三長兩短——不會的！婚後這些年來，她已經成爲他靈魂的一部分，怎能想像自己活着，而她却永離人間！然而，他不是常常對她不經心嗎？沉溺在自己的工作裏，他對她的許多小樂趣——在恆河岸上散一次步哪，在飛波●

吃一頓飯哪，看一場電影哪——不是全不理會嗎？真蠢啊！再也不許有這種事了。她所需求於他的，一切都能得到，一切。只要她活着，生下孩子，快快活活地做母親就好了。

表示吉利的法螺的鳴鳴聲把他嚇了一跳。在樓梯的轉彎處站着母親。

『來吧，你們兩個都來吧。來站在門口好好看一看這新出世的小毛頭吧——她剛洗過。一對大大的眼睛，皮膚像玫瑰似的紅，奶油樣的白，跟她母親一模一樣。』

『要是她的樣子像母親，福氣可就大啦，』薩馬芮德拉喜氣洋洋地說。『那我們就不必爲了替她物色新郎，担心得連覺都睡不好了。』他得意得哈哈大笑起來。『拉霍爾，你先去看看那個漂亮的小丫頭好啦。我馬上就來。我現在得打電話給我的股票經紀人。買黃金還是買鋼鐵。懂嗎？』他挺起胸脯，嘴裏不說，心裏在想：哼，這樣的好日子，一面是大戰爭，一面生了個可愛的孫女兒，你得做一個金融大王才好啊。懂嗎？

『媽，蒙珠呢？』

她微笑了一下。『過一會兒你就看見她了。她很疲倦，可很快樂。先讓女大夫做完她的事吧。』於是她走去抱孩子。

哇哇的哭聲！一個新生嬰兒的微弱的，自己一點辦法沒有的執拗的哭聲！拉霍爾像